

追念戴仲甫世伯

胡佛

民國三十六年秋，我回到揚州，在全國著名的江蘇省立揚州中學攻讀高三。揚中是特別注重數、理、化等自然學科的，所以數、理、化及生物等課程皆極重，而且都採雙班制。一位老師教基礎的課本，另一位老師則在週末加班，教授較深的課程。當時的物理老師，很具聲望，是從外地新聘而來。他到校後，立即換了教科書，在上課時特別能說所採用新教科書的許多優點，這本書正是戴運軌字仲甫世伯所編著的物理學。我那時已知仲甫世伯是南京金陵大學的物理學教授，真是非常崇敬。我每天攻讀物理，早將仲甫世伯奉為最高的老師。三十七年夏，北方已經很亂，我下定決心，投考金陵大學的農學院，倖獲錄取。事後檢討，仲甫世伯的物理學教科書給我極大的助力。我進了金大以後，才知道仲甫世伯已去台灣大學主持校務。我當時選讀農學院院長章之汶師的農業概論，他剛從台灣考察農業回校，所以在課堂上特別讚美台灣農業的進步，且說到台灣大學及仲甫世伯在台大發展校務的情形。三十七年秋後，南京已有亂兆，學潮頻仍，章師且說能將農學院遷往台灣，也是好事。我那時對台大及仲甫

世伯皆不勝心嚮往之。民國三十八年五月，我隨家人在上海沉淪之前，脫險來台。次年，家兄即入台大理學院任地質系分析化學的助教。他剛從金大化學系卒業。當然一進台大即拜見仲甫世伯，甚承教誨。其時家姐亦轉學台大農化系，成為仲甫世伯的學生。我在來台前夕染患重病，養息了一年後，決定放棄農業，考入台大法律系，雖無法親炙仲甫世伯在物理學上的教導，但終能得睹風采，引為大幸。隔了兩年，四弟也考進台大農學院，於是我們兄、姐、弟都變成台大人，也都成為仲甫世伯的學生。我們在課暇聚晤時，家兄常常談到仲甫世伯淵博的學問及高超的道德文章，我現在還記得家兄說仲甫世伯主張台應有教授評議制度及教授治校的辦法，認為是最進步、最公正、最具遠見的看法，但也感嘆在我國恐怕很難付諸實現。此話說來近三十年，我返母校濼竿教職亦二十餘年，深感仲甫世伯的高瞻遠矚，仍引領而望，終有實現的一日。

除家兄外，家姐及舍弟皆曾在畢業後留校擔任教職，但後來皆出國未歸，而我在留美三年後即返校任教政治系，時時可曾謁仲甫世伯，故最為

欣幸。但更為欣幸的是，我與內人的大媒，也是我們最恩感的田蘊蘭女士已與仲甫世伯姻結秦晉，既為師母，也為誼母。我自幼就常常從先父處聽到「田先生」的大名。在抗戰時，我們全家抗日，先父既辦學，又配合政府主持動員工作，在游擊區顛沛流離。在那樣艱困難阻，危機四伏的環境中，却有一位中央大學社會系畢業的女高材生，設法前來參加行列，豈能多得？那時社會閉塞落後，不說女子，即說男子，能進大學的，一城能有幾人？簡直可稱難得。這位女高材生即田蘊蘭女士，大家則尊稱為「田先生」。田先生乃為我家世交長輩。我內人家庭，更與我家為世交，我幼年即識岳家，但始終未與內人謀面。在民國四十九年間，田先生任職嘉義女子家事職業學校校長，她為內人的誼母，且為兩家的世交，乃承感情，撮合我與內人的姻緣。我在民國四十九年歸國完婚後，即得常往潮州街仲甫世伯處拜謁。憶在高中時代讀仲甫世伯的物理讀本，無限仰慕；後則成為我兄、姐、弟的業師，欣幸不置；現在成為我與內人之尊，之親，實冥冥之中，預有安排，可稱異數。仲甫世伯慈祥悌愷，在閒談

中常觸及國運的興衰，學界的風氣及青年的思想，有時也略談治學的方法。田先生向對仲甫世伯敬仰，乃決然放棄自身燦爛的事業，專主中饋，照拂仲甫世伯的起居，使仲甫世伯得在創業艱難之際，不僅無內顧之憂，且得極大的內助之益，終能奠定中大復校的基礎。仲甫世伯在八十開外之年，望之直為六十之人，且鶻鶻深情，老而彌篤，不意在去年突發心肌梗塞症，遽而仙逝，我與內人初不能置信，後感萬分悲痛，天喪哲人。

仲甫世伯在物理學上的高深造詣及在學術界所建立的事功，早已昭昭在人耳目，垂名青史，但他的思想與精神實有常人所不及處，很值得後生的效法。我祇舉出數端：

(一)仲甫世伯非常注重科學的精神，他實在是一位科學主義者及科學的實踐主義者。我近年來常覺作爲一個科學的研究人員及從業人員，並非太難，而且比比皆是，但要作一位具有科學主義的實踐者，確實太難，在我國的環境中，尤爲少見。仲甫世伯擇善固執，就事論事，注重觀察，非常強調步驟與過程，這些皆是科學精神的根本。他謙稱不懂應付人，不會做公共關係，實則不是他不懂，而是不願。我國傳統實在有若干虛而不實，僞而不誠，以及面子、人情的陋習，這些皆妨害到我國科學的發展，也成爲近百年來積弱的原因。仲甫世伯以身爲表率，無論在台大主持物理研究，或負責中大復校，皆一以貫之，百折不撓，雖然飽受折磨，寧願開罪他人，但不肯犧牲原則，最後終能以底於成。這實在是大不易的事，如無科學的精神，怎能堅持！他在科學精神

的信念下，當然相信科學救國。我最近翻讀他的回憶錄，看到他所說的一段話：「我國發展科學，已遠在遜清張之洞時即已開始提倡，日本則自明治維新後才注意發展，何以人家有今日之成就，而我們竟一無所成呢？無他，我們百數十年來，只知注重槍砲，而忽略了科學。我們的官員只知道做官，而不重視科學，這是我們造成今日科學落後的最大原因。」這些話真是切中時弊，值得大家深思。

(二)前面提到仲甫世伯爲科學主義者，這一精神投射在科學的研究上，使他不能不注重科學的哲學及科學的方法論。他在文章及演講中曾一再強調由觀察、驗證而歸納爲理論，再由理論演譯爲解釋與預測的方法論，這一種雙向求證及解釋的觀念，實在就是近代所有科學主要精神之所寄。仲甫世伯在這樣嚴格的觀念下，對「大胆假設，小心求證」一語，主張應慎重解釋，他曾同我說，求證必得要小心，但假設也要根據某些考察與理論。這些皆反映出仲甫世伯對方法論的重視。

(三)我曾提起家兄讀佩仲甫世伯所主張的評議制度及教授治校等，這些主張實則皆出自仲甫世伯超然而獨立的人格。他早年負笈東瀛，在京都市大進修，其時即深許該校的評議會能自選校長候選人，且教授可選院長，系主任則由年長資深者依次輪任。他說：「此種制度堪稱民主，於推行政策自無窒礙難行，以之例我國現行之教育制度，明眼人自不難分其優劣。非謂外國月亮圓，乃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他於是主張選舉可施之

於大學教授，但現實情況又如何呢？他說：「其進退制度則反是，仍囿於人事派系上，致樹人大計，陷於癱瘓而無所進展，此誠慨乎言之。」我們對仲甫世伯的這些話，恐怕也祇能慨乎言之罷！進一步看，仲甫世伯所強調的就是「學術獨立」四個字。因學術自省獨立的範圍，橫加干涉即難發展，由此也可看到戰前日本學術界已進展到此地步，真值得我們反省。仲甫世伯還再舉例說：「年紀輕的人……如果發現某些人並非憑真本領，而登上高位，心中就會起反感。」他以學術界領導人說出這些話，可以看得出他的公正不阿，高風亮節。

仲甫世伯終其身都熱愛國家與政府，他具有超凡的創造力與毅力，所以成就了許多事，但却自甘恬淡，真有古君子風。在我的心目中，他是科學家，也是改革者、創造者；他兼具中西文化的優良傳統，是哲士，也是君子。像這樣的長者忽離我們而去，真是不盡追思。

訂購「中外雜誌」贈送親友是最高級的禮品，他（她）會每月想起你的友情。全年新臺幣陸百元，國外全年美金貳拾壹元，航空另加郵費。